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46.1.2/
TCLD43

总记登号

143099

我最爱读的音乐故事

耶胡迪·梅纽因编

顾连理
吴然吟 译



我最爱读的音乐故事

耶胡迪·梅纽因编

顾连理 译
吴然 吟

责任编辑：周永达

封面设计：于文盛

我最爱读的音乐故事

〔美〕耶胡迪·梅纽因 编

顾连理、吴然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字数 94,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书号：8078·3547 定价：0.92元

给

我的孙子林和多米尼克

愿他们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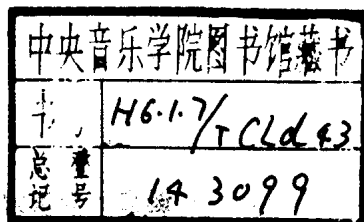
人类和一切有生之物

我不知生父是谁，
母亲也去世已久，
意中人远走高飞，
撇下我，无亲无友。
只有你，我的提琴，
伴着我到处飘流。

满腔悲愤，
身无分文，
挥弓奏一曲，
聊慰饥与愁。

饥饿与恋情，
消蚀我生机；
二者与提琴，
相伴乐师永不弃。

——吉卜赛人致提琴



目 录

引 言

1. 西班牙的歌
(选自《冬日的玫瑰》).....劳里·李 (4)
2. 巴尔托克在佛尔蒙
(选自《天才本色》).....阿加莎·法塞特 (7)
3. 歌表亲
(选自《猎鹿人》).....法利·莫厄特 (22)
4. 巴巴的故事
(选自《我的音乐, 我的生命》).....拉维·香卡 (28)
5. 恰尔达什的魔力
(选自《在萨拉的帐篷里》).....沃尔特·斯塔基 (38)
6. 草与琴
(选自《卡拉哈里人失去的世界》)
.....劳伦斯·范·德·波斯特 (45)
7. 刚果广场上的舞蹈
(文章摘录).....乔治·凯布尔 (48)
8. 排练场上的托马斯爵士
(选自《托马斯·比彻姆爵士》)
.....内维尔·卡达斯 (53)

9. 圣诞夜的音乐家
(选自《绿荫下》).....托马斯·哈代 (59)
10. 巴尔干纪事
(选自《在浅紫的星光下》).....莱斯利·布兰奇 (64)
11. 音乐的盛世
(选自《音乐回忆录》).....罗杰·诺思 (68)
12. 海豹的音乐
(选自《大海众生》).....戴维·汤姆森 (77)
13. 群众性仪典
(选自《海上维纳斯随想》).....劳伦斯·达雷尔 (86)
14. 美洲的奥菲斯
(选自《州长梦》).....路易·辛普森 (89)
15. “浪啊,你轻轻地摇”
(演讲摘录).....弗朗西丝·登斯莫尔 (91)
16. 艾夫斯父子
(选自《查尔斯·艾夫斯及其音乐》)
.....亨利·考威尔、悉尼·考威尔 (93)
17. 太古遗音
(选自《土著人的消失》).....戴西·贝茨 (99)
18. 快活而热爱音乐的民族
(选自《俄罗斯缩影》).....弗雷德里克·肖伯尔 (104)
19. 昆虫的歌声
(选自《昆虫的夏天》).....詹姆斯·柯卡普 (106)
20. 我的心上人
(选自《音乐的丰碑》).....托马斯·梅斯 (113)
21. 欢迎光临巴思城
(摘自《巴思导游手册》).....约翰·伍德 (117)

22. 求爱者的音乐

(选自《埃克托·柏辽兹回忆录》与《毛里人的传说》)

..... 埃 克 托 · 柏 辽 兹 (120)
毛伊·波玛雷、詹姆斯·科恩

23. 最后的一夜

(选自《马尔科姆·萨金特爵士》)···查尔斯·里德 (125)

24. 圣咏队长的葬礼

(选自《哈代诗选》)·····托马斯·哈代 (130)

引言

我选这些故事是为了鼓励你们——我的读者——怀着更大的同情和理解去聆听大自然中千姿百态的声响和千变万化的声音，或许再思考一下这个周而复始的事实：千百年以来，各族人民都和大地母亲“息息相通”，难得过度消耗她的丰富资源而不竭尽责任归还图报的。

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体会《巴尔托克在佛尔蒙》和《刚果广场上的舞蹈》。这些故事中作曲家巴尔托克和流亡音乐家对自己扎根生长的地方，对给予他们耳朵、嗓子以及使用的音乐语言的祖国的深切眷恋和怀念。

说来也奇怪，我要找一篇关于爵士乐——诞生在美洲新大陆上非洲音乐和欧洲音乐的奇妙的混血儿——的故事相当困难。所有关于爵士乐的故事几乎不变地孤立地强调它商业性的一面，即说明其流行的统计数字，就象递给你财政年度的年终结算，就是没有我想让你们了解的东西，那就是爵士乐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从而使你们和来自非洲的那些极有音乐才华、充满活力、能歌善舞的人们感受一致，是他们带给我们自发性、形形色色的节奏和活力，它们与欧洲的和声相结合，便产生了爵士乐。

我希望这些无声的篇章能够传达这样一个信念：音乐和生活同呼吸，表达我们知道和感受的一切，从痛苦到热爱，从

失望到希望。无论是贝多芬的,巴尔托克的,还是“披头士”乐队的音乐,都把我们带到一起,分享声音和感情,远远超过语言所能办到的。同时音乐还可能向我们揭示我们自身深处从未意识到的东西。

相信音乐和生活的真善美,音乐能给予人欢乐和活力,这一信念贯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而传至今日。中国诗人屈原(生于公元前343年)在痛苦的流放中大声疾呼,要求他的灵魂别离弃他的肉体:

代、秦、郑、卫,

鸣竿张只。

伏戏驾辩,

楚劳商只。

讴和扬阿,

赵箫倡只。

魂乎归来!

定空桑只。

二八接武,

投诗赋只。

叩钟调磬,

娱人乱只。

四上竞气,

极声变只。

魂乎归来!

听歌謦只。①

① 引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的《楚辞集注》。

但愿我的读者，不分老幼，都能从本书描写的音响和歌曲中看到一個无穷的天地，并在其中認出自己的嗓音和感情，看到种种启迪人心的方式和方法，懂得人固然是个体，却永远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在这一宇宙中，音乐便是生活，生活便是音乐。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reading "Yehudi Menuhin".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elegant, with the first name "Yehudi" and last name "Menuhin"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耶胡迪·梅纽因

1. 西班牙的歌

劳里·李

阿尔赫西拉斯^①的一家酒店, 1949

一进去, 我们就听见一个渔民在唱一首热烈的方当果^②, 歌声使人的头发根都微微震颤。唱歌的人是矮小个儿, 但挺结实, 板刷头, 黑脸膛, 侧面看去象个埃及人。他穿着蓝色的紧身衣衫和破旧的亚麻布裤子, 背靠在一只湿淋淋的盛白葡萄酒的大琵琶桶上, 四周围着一群欣喜若狂的朋友。他们油光光的饱经风霜的脸, 因为极度高兴而起了皱纹。

我们买了些六便士一瓶的黑酒, 边喝边听他歌唱。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 双眼紧闭, 黑油油的脸仰朝着灯光。他以强烈而有节制的激情歌唱着, 整个身子都在抖动。每一段歌词开始时, 他的手脚抽搐, 好象在积聚力量。到结束时, 他异想天开地来几下阵发性的抖动, 引得屋子的人大声喝彩。他用鼻音歌唱, 象非洲人那样拔高了音调叫喊。但是他是以最自然的悲伤和快乐在唱。自己再加些短句子, 使歌词有所变化。

① 阿尔赫西拉斯: 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海港, 在直布罗陀海峡。

② 方当果: 十八世纪起源于西班牙的一种快速舞曲, 有时加歌唱, 通常用吉他及响板作为伴奏乐器。

这些句子充满狡猾的邪气和悲壮。

人们告诉我，他叫贝贝，来自加的斯东边的古腓尼基港韦尔发。黝黑的脸轮廓分明，眼梢斜斜的，从那冷漠的，象是埋在地下的面具那样遥远的神情看来，他还可能是那座古城的缔造者呢。他好象是在海上航行了五千年之久，那天才上岸的。他一边唱一边编歌词，都是关于船和暴风雨、圣人和鬼怪、神秘的思念和神奇的爱情。他还唱了一首安达卢西亚歌曲^①，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一首狂放野性的即兴曲，赞美圣母玛利亚，粗犷得要把天灵盖都冲掉似的。一只空酒桶当鼓敲，洪亮地伴奏着。

夜深了，酒喝多了，贝贝也越来越兴奋。他抓起一顶草帽和一把扫帚，变成个无比灵巧的小丑。他转动眼珠，功架十足，模仿总督和总督夫人，模仿被拦在篱里的蟹，模仿拿破仑的士兵和“歪林登公爵”^②。在扮演后两个角色时，他用不多几个姿势，维妙维肖地一下子把人们带回到一百五十年前的时代，哄堂大笑，好象是最新的时事笑话。

贝贝得意洋洋，红光满面，把酒吧间扫视一周，寻找新的灵感。他的目光落在了卡蒂身上，她是在场唯一的女人。贝贝一把脱去帽子，把它按在心口，然后向我走来，鞠个躬。

他对我说：“请允许我代表你。”

他紧挨我站着，脸转向卡蒂，直盯住她的眼睛，用手，用身子，用圆润的嗓音唱了几首赤裸裸的情歌。从那时候起，我和贝贝凑着同一只瓶子喝酒，他就是我。他的手搭在我肩上。

①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种歌曲，无伴奏，多半在演唱时即兴创作。

② 指挥滑铁卢战役大败拿破仑的英国名将威灵顿，受封为公爵，此处喻歌手读音不准。

“请允许，”他说着又唱起一首新歌。他身上散发着酒、橄榄、蒜和大海的气息，也散发着自豪的味儿。他逼视卡蒂的眼睛，唱了一首又一首，都是充满柔情蜜意、优雅动人、细腻精致、尽善尽美的。我真伤心，这些歌现在竟然再也记不起来了。

我爱贝贝，我妒忌他。他仍然生活在过去曾经使我们大家都朝气蓬勃的纯朴的感情之源中。当然，对我们说来，这些源流被越来越多的文明和享乐的新成果堵塞住了。但是对贝贝和西班牙许多象他那样的人来说，这些纯朴的感情至今还保存在贫穷、无知、崎岖的道路和高山大海的巨大沉寂之中。



2. 巴尔托克在佛尔蒙

阿加莎·法塞特

我家在佛尔蒙的那所屋子门厅的小壁柜里侧挂着一根满是节疤的旧手杖，手杖柄斜斜地弯成一个大弧度，上面盖着一顶没有样子的白布遮阳帽，软塌塌的帽沿上嵌了一片透明的绿眼罩。多年来没人动它，手杖和帽子仿佛已在这半明半暗的角落里生下了根，成了整个环境的一部分。最初没有人动它们，是希望物主还能回来使用。等到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它们似乎已在那朦胧冥静中安家落户，谁也不忍心把它们拿走。

我不知道这根酸苹果木手杖的来历，不外是哪一个农民跌断了腿，或者风湿发作骨头酸痛躺在床上时削成的。帽子是我和蒂塔·巴尔托克在蒙贝利厄的小商品店里化了两角五分钱买的。刚买回家时，巴尔托克试了又试，抱怨它太硬，式样也不合他的头形。但是，他虽然不中意，还是戴了脱、脱了戴，仔细折了几条不宽不窄的报纸衬在帽口的皮沿条里面，左试右试，直到满意为止。接着又调整帽沿，耐心地这里扳一下，那里扳一下，也没能把那耷拉的帽沿弯成他合意的角度。虽然不称心，那天下午他倒还是戴了这顶帽子出去散步，从此

出门必戴。

手杖却是相反。我一递给他，他就很高兴。把全身重量压在上面试了试，发现它十分结实可靠，不禁喜形于色，当即占为己有。

帽子、手杖从此和巴尔托克形影不离。那年夏天，我家附近佛尔蒙山区的居民经常见到他。直到今天，他们有事唤住我，总要问起那个戴一顶古怪的白帽子、拄一根旧手杖在这一带散步的人。他们常常说，那人好怪，他会凝神打量一棵平平常常的树上一片平平常常的叶子，好象从来没有见过树叶似的。他还会停下来长时间听一只鸟叫，或者听啄木鸟在枯树干上笃笃地啄。有时他把松果当作什么珍奇的贝壳贴在耳朵上，天知道他从那里面听出些什么来。老乡们还问我，他为什么把松果剥开，一块一块端详，象要发现新奇迹似的？

他们记得的事可多了：他用手杖捣牛粪，一直掏到底。他想去牛粪里找什么呀？

要是能再看到他站在那儿多好呀！就象在地里生了根似的。死了？太可惜！唉！有什么办法呢？人早晚总是要死的。

“对，他死了，”我说。他们怎么也记得那些个事：平平常常的树上一片平平常常的叶子、松果、牛粪。我边走边想，不禁为之感动不已。

一八八一年，巴尔托克生于纳吉圣米克洛斯。手刚刚够到键盘时就开始学音乐。最早由母亲教他。六岁以前，巴尔托克一直患皮肤病，除母亲以外，他不愿见人。音乐弥补了他与世隔绝的童年的种种需要，他和音乐的关系与日俱增。

巴尔托克七岁时，父亲就去世。音乐教育的担子落在母

亲一个人肩上。他聪慧过人，再复杂的音乐都能敏捷地领悟，因此母亲发觉自己越来越难以跟上孩子的神速进步，只好带了他和他唯一的妹妹，从一个城镇迁到另一个城镇，寻找更好的学习条件。一迁再迁，过了多年，终于在一八九四年在波佐尼（即今捷克的布拉底斯拉瓦）找到了他们寻求的文化气氛，定居下来。

一八九九年，巴尔托克第一次离开母亲去布达佩斯匈牙利皇家音乐学院深造。一九〇二年毕业时，已有优秀钢琴家的声誉，一九〇七年被聘为母校钢琴教授，执教三十年之久。

一九〇四年，他的《科树特》交响曲在布达佩斯和英国曼彻斯特演出，顿获成功。此时，巴尔托克又成为国内外人人称道的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作曲家，更不必说他的优秀钢琴家的声誉了。他最喜欢提一件事，那便是在一九〇五年他的钢琴《幻想曲》和《谐谑曲》问世，他竟因之而被称为“未来的最优秀的沙龙音乐大师”。他蜚声乐坛的罗曼蒂克时期以此结束。

一九〇六年春，当时世界闻名的神童小提琴家费伦茨·威切依去西班牙演出，巴尔托克和他同往，担任伴奏。演出结束回匈牙利之前，巴尔托克克制不住自己，趁机独自游历一番。他到了葡萄牙，为之神往，把它称作“半个非洲”，下一步自然是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前往真正的非洲。

“踏上这片听起来如此遥远、散发着如此新奇而浓郁气息的土地，我禁不住每天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游逛。”事隔四十年后，他讲起来还很兴奋，记忆犹新，仿佛只是昨天的事。“长长的一天下来，又渴又累。走进一家又暗又脏的小客栈，能靠在哪里休息一下，就十分高兴；顾不得霉臭味，几乎倒头便睡。突然，我猛地醒来，警觉地竖起耳朵拚命听，那是一群老年人的歌声，他们在房间的另一端，烟雾弥漫，简直看不清脸相。听